

明

史

明史卷四百十二

土司傳

土司四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故兩江大姓尚有以槃
為氏者特其種不一其在桂林興安義寧柳州之融
縣懷遠界者則謂之瑤椎結跣足不供賦役種芋菽
為糧截筒為炊不足獵山獸績食兒時燒鐵石烙其
張躡使不仁輒能履茨棘析楠而弗之傷其在慶遠
南丹宜山及平樂之荔浦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
獠獠處谿峒頑冥不馴即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獠否
謂之生獠在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

定二長官司尤難於向化有曰獠者據左右兩江為
虐俗稱山獠依山而居無尸從版籍以射生為活推
其村之豪曰即火餘但稱火歲首取土杯十二貯水
隨辰位布列即火者祈焉經夕集衆觀即寅有水而
卯耗者則正月兩二月曠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
面赤髑之屬凡二十一種其曰蛮者有撫水蛮其酋
皆蒙姓以毒卉傅矢射生取鳥獸盡則徙有西原
蛮率寧氏相承別有黃氏居黃澄洞在南寧西南有
廣原蛮沂鬱江之源阻險絕蹟其在南江之外稍有
稱名者曰羅氏在宜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

封其首為王世襲爵焉大抵廣西諸屬槃獠錯居其
最險者曰左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三山四六山曰
七山屢煩征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穴根株
盤錯者十三州縣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者千有
餘里而總互轄於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峯至新
興百餘里間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峒官廳地黃沙
運竊行雲蕪黎峒密峒料峒林峒諸巢自新興至陽
春百餘里間有高峒雙峒崩石峒富林鴨關黃沙小
邗白梅峒青水紅豆深掘雲青諸巢自陽春至恩平
百餘里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水圍村洗馬潭十

三村諸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隴水為界
下曰東山則有富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
涌水澗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埔封門大
峒頭大臺尖底崩楊柳桐村茅坑笱芋塘邊苦竹根
石背諸巢上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刀石龜磊嶺埔百
片大埔拱埔封門思律思遙木埔強車教馬鞍野芋
下城水口龍塘古蓬諸巢雖種類不一而總名猺種
間有隣峒閩匪與四方亡命相依為生者又謂之浪
受撫者曰浪民否曰浪賊設營堡屯哨於德慶上下
江道與高要高明四會廣寧新興恩平隴水諸州縣

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
諸狼提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
武元年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
岑伯顏皆賫印降會廣東初平都指揮取天壁取南
安儋萬諸州遍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恭等編
籍定賦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而廣西則遣
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
江懾服會上思州黃英傑抗戰丘廣擊敗擒斬英傑
及黃權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省所上便宜七事
設南寧柳州二衛增兵守禦而改慶遠安撫司為慶

遠府置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
戍守更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為按察司使監察御史
王子啟胡子祺為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
未稔化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害
害之因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衆其
明年田州總管黃志威招來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
寨帝甚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并定廣
東南海肇高雷廉山寨猺蠻并羅旁蛋戶黎岐等復
以田州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嘉忠曾率土兵捕
寇遂於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人立為二衛以嘉忠

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以備
不測乃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曰永安曰上林
曰安隆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
四人曰思思曰田州曰思明曰鎮安知州三十二人
曰思明曰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
城曰上思曰龍英曰鎮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
化曰都康曰茗盈曰萬承曰全茗曰上下東曰泗城
曰太平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曰安平曰忠曰思陵
曰龍曰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知一人曰左
州知縣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羅陽

曰忻城縣丞一人曰上林主簿一人曰懷遠典史二人曰桂平曰貴巡檢十三人曰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羅日鎮慈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鎬鄒寨白石寨覃觀旺恩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寨白面寨群峯寨暹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古萱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湘鎮樂善鎮莫離鎮武

陽中洞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鎮鸞頭隘伴江鎮西
峒鎮潯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郭鎮清水鎮李廣鎮
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
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方村蒙村
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西嶺寨
鎮峽寨白霞寨邊邊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
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
里鄉大宣鄉馱演寨鸞頭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
宣鄉靖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其後
降田州府為州思恩府為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

修仁入平樂南寧之武緣入思恩增桂林之永寧平樂之永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思新寧而增設知州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十六人曰臨時崑馬甲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拱甲麻甲婪鳳下隆縣甲篆甲峇桑怕牙思幼候周思思白興龍定羅定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州二人曰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永康隸吏部驗封

慶遠土舍常富抗其先在唐宗時世有東蘭西蘭二州及儂智高反竄匿失官逮其父晏勇始據有東蘭

故地洪武初富撓遣土目常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
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保欺謾故匿富撓名而漫以
已名上之朝廷不察即以錢保為東蘭知州奉朝命
赴任揚揚設施富撓無如何既而錢保以徵斂暴急
虐土民土民不服乘富撓怏怏遂召眾挾富撓稱亂
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常公煥力言錢保冒襲不平
土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聞執錢保去官而勅富
撓戴罪責後效始定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設改
為龍州知州許世襲職及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

土官知州既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為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一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共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間者趙觀海等亦素與宗壽為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用計取土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據掠與李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奪龍州之地因親至京言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

圓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
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榜諭如茂果存
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
不出帝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賫勅往諭復不出會
守臣告奉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
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
州時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
偽大王常召偽萬戶趙成秀常公旺等傳首京師帝
乃命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
副以觀并僉事宋晟為左右將軍遣諭安南王令輸

米二萬石助糧而趨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統諸
衛兵饗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鐸還京而親
率者民儂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詔釋宗
壽勿問而敕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事胡冕
等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山賊擒渠康節孫斬之
觀等分兵討都康向武諸州縣連破更吾蓮花大藤
峽諸寨斬渠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
人蠻寇盡平鐸乃奉命相度形勝置奉議等衛并向
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

宣德四年上隆州土官知州岑瓊卒無子有姪岑崧尚幼土人訴於朝言瓊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得陳氏襲職以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者自陳氏始

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氏襲職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請豹承襲豹既襲忽仇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圍盧氏廬謀殺之且毀伯父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道所為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叔父利州土官知州岑顏亦奏豹與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州民被害獨都

督山雲謂豹實故主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氏有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瑄妻本豹伯母原以借襲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敕諭岑豹毋肆侵擾帝乃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進賫敕與雲拜三司巡按御史覈諭之

思明府土酋黃瑛上世皆土官其弟瑯以世嫡為思明知府正統中瑛積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瑯之嫡子鍊怨不得襲瑛以計投鍊聚兵五千圍府執瑯及兄鈞等絀之既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鍊罪使其子灝陽

聞於官若欲爲弼俾理者巡撫李棠總兵官武毅廉
得其實坐瑄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
見濟瑄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
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
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
長跪強翱翱署名上帝如議於是出憲宗就沂邸行
賞翱頓足嘆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瑄遂蒙大
赦原免復職并進都督賜誥命極其褒獎勢焰薰灼
人多趨其門棠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
亦復位東宮而瑄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大藤峽在潯州萬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
流至州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
皆哈呀截業其取險惡地為大藤峽以其有孤藤渡
欄如徒柱然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
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取高登峽則數百里皆歷
歷在目故軍旅往來顧盼立盡諸蠻以此為奧區桂
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
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
北崑洞以百計如仙女閣九層涯尤極險阨者峽以
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

方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為府江週遭六百
里其中多冥巖與谷層崖絕壁入者手挽足移一步
九折一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候盤
四姓為之渠魁其山多縵土而側耕危獲不服租庸
饑則拾橡薯射狐掘鼠卉衣血食言語侏偶且憚見
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
曰耕丁其力山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
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酋侯大狗倡亂嘯聚
萬人修仁荔浦平樂力山為之嚮應遂攻陞州縣出
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靡之時朝廷方北患

瓦剌未遑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縣攻梧州城時總
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璘
副使周琦等方議調兵而賊夜駕梯踰城啓門劫府
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琦為質殺訓導任璩而
涇等擁軍自衛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宋欽家居
挺身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賊聲言毋動動即殺
周副使涇等乃使人與賊講解速晡時賊方出城去
既去縱琦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自後奏報
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日有州縣被圍經年不解者總
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戰頗報斬獲然終以恒敵

未經剿盪遠奏班師及軍迴而賊復集於是御史王朝遠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達兵并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剿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而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尚書王竑乃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之啼者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屬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帝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輔為征夷將軍僉事和勇為遊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戶部尚書薛

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而一以便宜專屬之雍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
論成化元年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畧皆曰兩
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
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
廣西者困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延而所至與戰
是煽禍也藤峽為賊穴吾以全師擣之則東可以應
南詔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可以斷
陽峒諸路所謂腹心既潰則遊魂自息舍此不圖而
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州縣愈破所謂

救火而噓之者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股栗及至桂林復召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尚莫得要領且兵聲既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曰不然

峽山遼濶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離弛睥睨衝突安能悉防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令我軍既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已號魄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合總兵歐信叅將孫騏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令都指揮白全楊興張剛王杞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復令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而自與輔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令歐信曰山北

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
林洞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
洞扼其東奔諸將敬諾於是諸道並發腹背夾擊賊
既失利乃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據險立柵
而悉力出捍於峽南置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雨
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急急
擊之將士用團牌把山屝壓二笆諸器魚貫以進皆
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焚柵賊大潰散
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厦紫荆竹踏梁腦老鼠
塞嶺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岵大塞諸寨賊屋廬藏

積諸楮會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
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僑兵窮追伐
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崖抗戰前樹大柵
用千觔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轟雷且弩矢如注不
可當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涉其巔覘發踴舉
砲賊大駭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板蘿而升前後不
絕如蟻漫山奮擊然後發火箭焚柵而正等亦自林
峒來援賊大奔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
千二百級招其流冗千餘人磨堙石紀歲月而還土
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巢破穴如此甚者先是峽

中有大藤如斗筵亘兩岨諸蠻皆緣之以渡至是斬
峽藤斷之名斷藤峽先是犬軍由修仁抵峽道有儒
生里老數十百人持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
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叱
左右縛斬之左右昭暉謂何故殺良民及縛而利刃
出袂間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剔胃累累掛
箐棘中賊望見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既平雍乃上
言諸徭之性悍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上隆州
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故推鞠在禁
乃五年之間竟無証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桑

倫腹昧之言許自中等聞其人驍勇冠軍倘被以特
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為諸徭長則効治可立計也
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徭俗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請
授諸有功土人李晟等為土官巡檢因請移周冲巡
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
於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司各一至於別類獠
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宥
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慶作渠
帥統之帝皆允納於是設武靖州於斷藤峽以鐸為
知州屬潯州府進雍左副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輔武

靖伯世襲時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受命督戰故所向有功暨雍以艱去諸瑤稍稍謀聚御史龔晟僉事陶成請立總府於梧州兵部尚書白圭仍俟雍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總制復平那蒲岡萋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雍威力招徠荔浦力山馬平陽朔諸獍定為編戶氓而使之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中空截而釘以皮為鼓置於將府門聲聞十里其後兵備移行臺叩之無聲歸即如舊以為神餘具雍傳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鋪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即相弟溥次子也姑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盍購乳子擁之而親以獲印掌州事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目常好以兵三千納璋勿克楷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

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揮千金貽兩舍人詭云有
旨以土舍王祥持偽檄遍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
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挈印走匿况
村猛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左江大震先是相
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憐愛之曰肖
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髡為奴都御史楊旦總
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傅倫得旨僅赦倫捕祥
而速分守彭夔分巡李淳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
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
煖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遣上思州知州黃熊

北勤其事而熊兆黨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畀楷楷
遂弒煖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為
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
府時督府林富與總兵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滅
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諭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五
千金并腴田三十一村謝楷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
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微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
而陰以贏財招犴猾自扞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
之令往未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動息必
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

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竇宮姣男子王良以為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顧殘身以干進者為富貴耳汝安圖哉藏頭閹闖與獷豕無異曾不若彘牛騰馬之得逞其欲也良曰恨不別賢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之何如良唯唯楷乃鳩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竇州人怨竇莫為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竇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竇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以弑逆為事數十年無正法

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首李裳與楷通都御史蔡絳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寨楷萬達密受命乃獨行部至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巧我故遲之耳楷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賞之且畀以官楷益喜報命萬達乃時時稱楷知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所携兵衆多以乏糧遣歸寨萬達乃召楷及鄧瑀入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大滔天不

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死此地吾憐汝吾欲以官
畀汝子汝當為書諭汝黨勿亂其靜以俟命楷惶懼
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罪楷何也
楷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楷子官奈何萬達曰有如
此日乃流涕而與之盟楷亦流涕為書諭黨曰事已
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書即
呼壯士杖斃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楷子匡時年四
歲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
大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祥李寰事
憑祥李寰為上官知州李廣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

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
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子
寔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不決凡三四年而竟以
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珏又爭立珍挈
印走况村上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攝州事
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蘓寄枝等謀納珍說思
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為逆弟所逐倘
以君之威得復入奉蒸嘗者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
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

奔慶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珍曰
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
明公耻之珍遂悔約不肖屬思明寄枝滿爭之不得
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芳長矣詭云此廣寧
孫也富其父璉與珍珥爭立時避居思明實生此兒
乃以千人納時芳弗克時珍荒淫甚醉即手刃人部
民患之寔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
孤憤寔與之通十七年寔召紹賢縉曰李珍不道賊
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
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為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濱

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啣之是匿垢也而謂之大度何可紹賢等歸謂寔曰泰不助珍也寔遂約滿寄枝將為亂慮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琪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而無簧難以入矣寔曰善時珍妾蒞玫有淫行寔遣刺客趙應就蒞玫所詭為珍所使謂蒞玫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蒞玫皇恐曰奈何應曰不如亡之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蒞玫預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寔後遣人

謂黃孟曰令報十郎將即子排闥勿驚十郎寢稱也
黃孟唯唯既而內人爭以酒進珍珍沉醉乙夜應竊
芮玖穴垣出寄枝巡徼佯驚諄曰闔竇何豁也黃孟
驚起開門而寢等擁兵入斬珍於床李清聞亂呼琪
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寢遂扶黃孟并坐部兵發庫
藏爭財亂擊死者數十人詰旦寢置酒高會召清清
不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寢就坐殺清會安南逆臣莫
登庸反因厚賂寢為嚮導曰緩急鉅細皆以聞時督
府蔡經屬副使翁萬達田汝成並治龍州憑祥二亂
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乃先誘毅龍州賊而遣人

諭寰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彛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
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厚與之而
召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泰
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則不辨自明耳泰
謹諾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
憑祥襲之寰滿奇枝等皆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
寰等一州帖然既而珏時芳復爭立萬達汝成共鞠
之時時芳倚黃朝勢通路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
球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璉之子廣寧之孫萬達力
斥球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上思州土目黃鏐于正德之末聚衆攻城都御史林廷選捕之下漳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為脩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嶺奏廣西上思州舊本土官中改為流遂致土人不伏往往糾亂今宜仍改為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為然

思思土目劉召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僉事孫震直前撫之為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召詭言掣回田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

之又欲盡掣思思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
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總督都御史
張嶺請調湖廣永順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官兵
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
且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

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
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
世襲知府三傳至溥生二子長名猱次即猛也弘治
六年猱以失愛弑浦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猱嗣位
未定而驤與蠻復構驤以猛奔梧州督撫奏猛襲

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思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時濬方雄視兩江驥遂賂濬勝猛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思濬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槃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彙是年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濬攻陷田州猛走免濬乃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思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矯旨以猛為田州

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嘗自
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奪職會江西盜起都御
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
遷指揮同知第非猛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旗校初受
猛賂日譽猛至是賂稍減毀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
力凌轢諸土官諸土官不堪稍有言猛不軌者都御
史盛應期借以恫猛索猛賂猛不遷應期怒疏猛反
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應期鏌雅知猛無反
心欲不舉而鏌子淶以書上鏌願勿征猛時巡按御
史謝汝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

入儀門，鎔胸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洙書，誣洙納
猛萬金，鎔皇恐乃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鎔
偕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
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聞大兵至，
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鎔不
聽，督兵益急。希儀斬猛長子邦彥於工堯隧。猛懼謀
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
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首以
獻。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與邦相出
亡。惟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鎔謂岑氏單

弱計田州可遂斌乃請改流竊治之未幾田州二酋
盧蕚糾思思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汝儀
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僉
事張邦信又素不為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
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思已
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鎮輕信用上
圖田州不得并失思思帝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
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亂再乞集兵勦捕軍興
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金錢不得分彼
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思未陷

欲徵兵擒蘓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窺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封還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將至田州調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叅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蘓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蘓受本怵守仁威武將丐命會有浮言軍門給蘓受欲取其賄者蘓受疑懼不即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蘓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并乞易軍門左右祇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蘓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筭一百蘓

受東甲受蕃諸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構
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
輸官吏疲于奔走地方駝杭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
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
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惠且不測况田州外捍交
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
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具藩籬而拓土
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
註誤觸法雖未代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
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而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

順夷情分設土巡檢即以盧蘓等為之以殺其勢添
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帝皆從之乃薦
布政司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而親率
蘓受攻八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已
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富代為提督
奏言思思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
官所能控禦但降田州為州則不必別設府治以騷
遠夷乃以邦相為判官以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敕
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繼十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蘓
自矜興復岑氏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飾

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不平，遂與盧蘓有隙。會佑將代望，邦相厚賂已。邦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邦相，而陰與蘓比，購邦彥子芝。已誓翫育之，別所邦相欲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邦相復治供具毒佑，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于是盧蘓遣人刺邦相，不得。邦相召土目羅玉戴慶謀代蘓，蘓覺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且爭入問疾。蘓伏甲卧內，而後出見諸土目，慰勞曰：「願布伯自愛。」蘓曰：「賴公等之靈疾。」

苦何足恤特恐未保首領耳諸土目驚曰布伯何故
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為布伯死者獲曰噫吾
敢望州人我第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土目覺獲言
非是皆相顧貽聘獲乃指羅玉戴慶曰如二豎何言
訖甲與執玉慶斬之因劫諸土目曰邦相之不德公
等所素知也孺子芝實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
乎諸土目皆頓首曰唯命獲曰頃公等留妻子為質
即日以甲士千人攻邦相弑之焚其屍貽都御史諧
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猛仲
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

施東蘭州土舍常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殺掠萬人獲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嶽為獲塔獲求救于嶽嶽乘虛襲真實真實敗而江大震諧乃遣人諭真實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獲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值諧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咸不欲與問罪師朝儀下核實副使葉倪叅議陳大珊議曰盧獲稱亂弑主罪在不赦縱宥之不誅亦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獲因眾怨殺之朝議遂置獲不問諸夷聞之莫不解體十七年以征藤峽

故調盧蘓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而鳳故
逗遛且結良輔軍他所而自以父子為一軍副使翁
萬達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
人剽貨已耳盧蘓罪十倍峽而舍豺狼而責狸鼠非
法也吾欲與公等倡謀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召蘓仇
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為書暴蘓罪狀上之
督府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
受命征峽賊不聞征蘓何監軍之多事耶即日遣旗
牌星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蘓夜遁萬
達頓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先是都御史姚鏌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鏌慮璋兵強當助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覆時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臣語故臣曰是當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是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取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宵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嗔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

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若不豫者璋曰怪哉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無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敗機事則我死奈何璋頓首謂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矣我何忍獨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

自效希儀許之遂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乃不備
璋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李璋張佑
程鑿張經將之而叅政胡堯元分道督進猛子邦彥
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為間邦彥欣然納
之璋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鏖戰時乞
識寸帛綴裾裏者希儀許諾及戰歸順兵佯敗奔田
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招猛曰
事急矣何不去歸順以達安南圖興復耶猛倉卒不
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泣迎之奉之別館餽蛟女
妖童牲殺咸備且說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

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會堯
元娥希儀欲擬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
擣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醞迎三十里曰天兵遠
勞謹饋犒飲每牛加桔繫之一梲侑列十醞堯元怪
璋整暇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見諸將
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
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日當捕致戲下堯
元等許諾璋還說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急
草封事為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之真印
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鴆一甌錦衣二襲曰天兵索君

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為老奸所
賣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
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竄攘支
解爭擊殺十餘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
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欲壞鎮事倡
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耳御史石金因劾鎮
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諭功璋恨致仕子璪襲

斷藤賊久為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南
尤甚時武備頹弛賊易之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
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

令蠻就水濱受如稅權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通
金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為永通峽
久之蠻征商無厭小不愜必刺船而扼之江中重賂
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還
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將
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濂吳天挺叅
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永順土兵勦牛場諸
寨保靖土兵勦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軍
門檄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蘓王受歸降
罷兵稍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

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回夾攻之
賊敗退保仙女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
連破油碓石壁大坡諸巢賊懼奔斷藤諸軍追擊之
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爭擊俘
獲甚衆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仁
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
磐石大黃石登埕勦仙臺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
竹埠登岍勦白竹古陶羅鳳賊聞牛腸諸寨破大懼
方據險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
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為防

截叅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
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
佑督盧蘓王受兵五千勦八寨賊各乘夜啣枚襲擊
已破石門隘賊始驚覺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召二
千衆還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
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蓮固安古鉢都者諸
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兩江
底定守仁乃班師

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佑
以底賊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目侯勝海者居弩

灘號召多人武靖土目黃貴常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言于指揮潘翰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即遣貴香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彘彘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矜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旦不聽已而堡成閱命貴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

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於是諸猺大忿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鳩衆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閱與繼武職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自韓襄毅後大抵用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安南未遑也己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有狀乃劾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法不

少貸雄皇恐頓首願効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丁本
良孫為仇家誣搆耳寇堡之事吾當為白之遂捕繫
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啓彙公丁果遣人愬列冤狀萬
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孫捐公丁本業公丁甚
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叅議田汝成汝
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矣
寇堡之冤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
仍列冤狀如前時而乃嘿嘿為公丁然之遂隨雄見
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冤汝第歸乃陽為遣勞而密
令廂民被殺者家出餼公丁譁于市游徼連逮公丁

并毆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猺曰寇堡事公丁供諸猺所為而廂民以為實公丁為之令以此詢果出自汝諸猺則當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為汝等共棄之母以一公丁為袒本也諸猺競言事實由公丁願棄之母敢黨者遂檻致軍門磔示之汝成乃急上督府謂首惡既擒急議鵬勦無如此時失此不討則開春兩水厓蹬窄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用兵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輔柳浦周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

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成振吳國章屬焉
副使蕭晚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
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荆諸賊藪勿擊萬
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請徭恣肆久
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第萬達又
言峽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議
經然之遂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
由牛諸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
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大安黃泥嶺諸
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

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
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
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武
宣六廟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淶
上峒賊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分
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敗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
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得
生口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圍勦無子遺
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
曠日持久費餽餼退之必速近且漫走入羅運山矣

萬達乃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盡發諸賊隘所設蒺藜籤簽及礮石濠木等追斬數百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而土目盧蘓受賊賂歛兵縱逸賊乃得漫匿山谷險不可躡時捕羅運謠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抗命萬達復勦之乃招賊餘黨三百二十人而江南胡姓諸徭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達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清狼田以正疆界改

州治以建屯所處欵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
督府多採納行之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蘄州
瓦氏提二豎孫并狼兵數千應之日索有司捕蛇檻
犬為軍儲然頗有律紀總督張經分逮總兵官俞大
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過金山衛大猷遣瓦氏
邀之遽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狼兵可用厚犒
之至漕涇堵賊不勝土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
賊初畏狼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大猷乃與瓦氏
奮擊賊敗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土舍彭翼南

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躡其後大敗走斬首二千級時狼兵有腊其肉者人為語云花瓦家善殺倭腊而啖之有如蛇

韋銀豹桂林古田獐也獐種甚繁其取強者曰常曰閉曰白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窺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為上下六里第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

五年提督吳桂芳因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
撫諭之諸獠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請降桂芳
乃奏言古田自弘正來知縣未嘗入縣今典史廖元
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為縣且本省總兵
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為
撫夷道所持今諸獠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莫
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
兼制柳慶廖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嘗挾其
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端更自
承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

署事叅政黎民衷縋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
永福各縣兵群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土婆頭等三
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三年朝議
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殷正茂以僉都往正
茂至奏請勦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八寨助
逆衆議先勦勅書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
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瑕者堅况首從自分不見上
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
旬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叅將王世
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

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為之監視乃令各哨所屬復分土兵為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廉整生擒朝猛梟于軍陳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口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肯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綱認之以為是相與證之提聞既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柱縱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膠致箴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由悉平乃并八寨與龍哈布咳為十寨立長官司并設

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為之而敕蕭紳陸雲騰充土舍名目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為永寧州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府江有兩岍三峒諸獠皆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為獠種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為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峰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千戶周濂鄧辱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皆右江獠亦時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恃

附馬多人勁俗號為刻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三水
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已
而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
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
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四通首
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鹵武宣諸生朱如
銀焚大盧七村及博樂二十一村劫驛逼佐史周于
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隆慶六年兩江守巡劉穩沈
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官軍進
勦遂以李錫為將軍十道並出謀徵東蘭龍英泗城

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之攻古西
巖口筭山古造及兩峰黃洞古招糯峒斬獲賊渠楊
錢甫黃公護袁婆沈婆鄧琶婆盤賤婆鄧郎等餘黨
竄入仙廻古帶諸山疏捕殆盡乃移檄北三北五趣
其歸降會峒老常法真等同原鹵來賓遷江民蒙演
蒙葛眉詣兵脩請命許之乃為定善後六策以聞前
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邏
司為諸獍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日必推擇有
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世勿絕乃
于東岍水滸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為一軍軍二

千人脩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于西峰仙廻復古眉
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二千六百人脩陸內六章
于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脩馬尾田冲黃
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
人脩羊厄峰門盧仙大喃兼視中峒于下峒東練復
南源為一軍軍一千人脩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
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視邏事
稱職者得世守其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叅將一人募
兵一千人而邏司桂平諸軍皆屬之於是西峒通五
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自仙廻達古蘓直走永

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
又自龍頭磯達大猺上下兩洞而東岬自昭平達水
涯自水涯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
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兩岬皆孔道復以府江地遶潤
置縣於平樂之昭平名昭平縣屬平樂而割富川之
二五都賀縣之昭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迴土司
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零石

懷遠為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為諸
猺所竊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
乘間築懷遠城召猺老加仲才諭之仲才唯唯希武

乃以撫牒移督府敕守巡李文績等行縣希武先誅
茅為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犒黃大池
太平河裡諸徭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為
犒及城工過半諸徭請牛酒希武弗與諸徭以食言
微詬而去當是時諸徭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
夫誚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興築築成必盡滅汝
等而後愉快諸徭因疑畏有畔去意而希武政尚嚴
急盡罷戍堡軍而趨召隆起兵登城躬騎馬走城上
旦暮鳴金鼓砲聲如雷諸徭愈自疑以為役夫言不
謬口語藉藉會希武行城上巡視蒼頭廬兒方響呼

夫道而馳騁人有擁童來望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
之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籠之童死諸猺謀而
起合繩坡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由北城入役夫走
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
司鄧元戰而死希武乃棄印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
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叅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
安鎮賊乃約豬肉田寨蕉化諸猺治舳舻百艘大入
石棋傘頭諸村村人麇戰于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
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搗懷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
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猺賊皆至自貴筑及黃

土絞團矜狷據險而守所至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
道上多猺巢常自言阿猺但守家漢當奈我何時正
茂調知諸猺獨畏永順鈞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
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湖於浙徵鈞刀手三千人烏
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巡撫郭應聘布政使楊
茂等先遣使招白果黃土青棋大梅諸猺趣使歸降
然後擊太平河裡四港牙寨犒黃大池晏江濠諸村
當是時東岫則板江楊梅西岫則坡頭河潺皆助猺
為虐而古田上宋首長常狼要亦與其弟常狼金奔
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為黨援官軍乃分為七道四

面攻入諸獠以木石塞江灘望官軍甚盛皆反踵走
遂拔木毀石大破之連拔丹陽蕉化中團田寨古立
洛果火燒合水諸寨斬首長榮才富吳金田等賊衆
拚走追至大狼天鷲二嶺破七團四寨腮江巴峒諸
巢生得首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爺等獲風紀輯覽諸
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什物進破八寨斬
柴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
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於是東岬北岬屬內三甲
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濠波浪塘坳屬武
洛洞人猛圍七團屬韋覃二狼入桐木火燒洛溪合

水及三門洛杲屬上猺籠郡鄧勇尼屬中猺籠槁黃
大池屬下猺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
溪獠人河潺蕉花屬背江獠人前是諸當事議兵防
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為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
又欲于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
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加傘山堡屯兵二
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為一堡屯土兵五
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為壘且耕
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
會城自古田發難後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

不欲曰我已梧州之役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
湖潤為一年思思及田州江州上映下雷為一年年
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
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為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
峒為一年龍英及忠州為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
年戍梧州

韋狼要永寧獍也與鳳凰獍黃銀成有隙相仇殺常
安邏司欲窮治之狼要乃椎牛遍召永福陽朔碎江
諸獍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章繼宗合右
江荔浦山灣諸獍稱亂會指揮徐民瞻兵捕服道左

執狼要而諸獍大誼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叅將王瑞叅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蓋常銀花常狼化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繪畫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常朝義者

萬曆改元洛容知縣邵廷臣以歸養去任會上元夜至簿謝漳行縣事單騎巡徼萬山中獍首韋朝義統托定洛斗古底上油諸獍夜半出掠逐漳追至城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獍鼓噪入竟殺漳奪縣印去

是夜指揮朱昌胤土巡檢韋顯忠並提兵決戰斬首
三十一級裨將文斌獲朝義單三官等奪還縣印於
是守巡莊國楨沈子木李文績上變總兵李錫泰將
王瑞康仁等剋勦歷破古底上宋大蠱天心塘托定
洛斗上油上良里廂諸巢生獲單金鉢陣斬單金倒
單銀郎陶狼金陶狼漢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
獲二百二十八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
籍五冊閔防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
大屋諸村殘獲黃朝貴黃金鼎後合融縣陽老柳城
上油諸酋單金磊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樞鎮而

王世科引兵擊破之斬黃鼎等五十八級始洛客在
萬山中城小逸北依山無雉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為
治舊知縣余涵請遷城于白龍嘉約費四千六百兩
不果至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

岑溪潘積善度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臂三面自僭
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六山七山諸徭獍阻山公
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翼
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喜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戶雲
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其
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書當是時七山為蒼藤信地

六山為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為六十三山咽喉懷集
為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得
三千人人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為將
軍每季得餼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峒
鎮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叅將館
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
平河諸路七十餘里懇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
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徭人歸降者四千二百七
十一人謀募耕兵常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錢自
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畝輸賦如例

北三首長譚公柄號剗馬賊善治毒弩傷行旅每一
出嘗百十為群曾獄土吏黃勝不治萬曆六年公柄
召常三層常三丈等以二千人出企鳳山龜鰲塘與
河塘常宋武僧江結壘方是時義寧有常總管常千
里之撞永寧有黃河平黃明帟之撞永福有廖勝朗
良快之撞群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道
路不通會布咳寨監公瀑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土司
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
永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岩上平橫山布咳諸巢諸
猺請還所占地及被鹵生口願輸賦為良民遂班師

右江十寨為思吉周安落洪古邗羅壘古鉢古憑都者龍哈唏咳隆慶中總制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檄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憑常公良石公慶藍公喀羅公印黃公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亡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鄭一龍叅將王世科賓州知府吳泉謂十寨既請為氓當以十家為卒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八兩三錢五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為徵賦計而以

思古周安落紅古邗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九疇羅
墨古鉢古憑都者布咳立一州屬那馬黃陽皆為土
知州已移思思守備于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
為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千人以琴
水橋荒田南舟衛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里
魚峰巷賢堡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
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為常復召三里十冬三潮
峒老即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思慶遠武賓諸道
然後建社學請以義勇蕭紳為千夫長黃昌陸雲騰
為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稱職為真而兵備霍與

瑕又以為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為州而使黃暘提兵
六百人守之龍哈唏咳則立土巡司而徵安定兵二
百人付黃昌脩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脩唏
咳即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俾與黃暘並得調度二
邏使其後總制竟請八寨為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
屬黃暘為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為土舍亦各
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
人田產白晝入都市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
戕官殃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誓時所約於是總
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巢斬首捕鹵凡

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二百牛馬三百三十九頭帝乃陞賞并論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為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常應鯤常顯能及田州黃馮克為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里舊屬上林之循業與撫安古城久為賊巢今改屬龍哈哖咳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渡水為界盡作墾屯給南州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絕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常王朋者馬平獠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常忠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

歐火產諸首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千
總往撫竟殺千總會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為阻
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視不敢捕于是總兵王
尚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斬獲千餘
人牛馬器械不計初馬平獮常請鄉大夫之託以佃
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峒交錢財課
租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部尚書梁夢龍
請著為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獮獮通而
因而致富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

高江諸獮皆出自大小相江及大小亮村旁近猪頭

三妹平峒諸寨與假羊大寨往來為奸遠近遁逃者
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常征之至萬曆改元首長盤宗
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何諸徭欲報怨乃乘風縱火
燒大結堡明年仇大比舉士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
小葦灘諸徭劫畧之母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猶巷堡
轉犯小結灘奪商鹽會平樂兵變諸徭遂窺隙大起
擁眾走貓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與千戶李夢龍百
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四等鏖戰殺鄉諸軍多溺
死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貓兒堡哨官陳珊移兩
江兵備使葉朝陽郭棊請于都御史吳善先以會城

標兵二百人馳高江而救總兵呼良朋徵許尚惠岑
瑾諸土吏兵會勦斬獲賊渠李蘭保等提聞陞賞如
例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龍往九司及那馬定
羅徵土兵索取折度鞍馬諸類亡厥而都護孫世寶
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水外村及使東蘭兵託名搜賊
劫殺村市于是御史黃鐘劾奏帝以世寶等下御史
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弊皆繩以文法使不得逞
自是歲始

嚴秀珠者懷集獠也與車廷惠諸首雄據一十五寨
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為州縣惠正德中官軍屢

討之歸鋒然盤互如故時懷集有金鵝松栢龍壙壩
七諸酋賀縣有大灣磨刀深壩佛簍企勘黃沙諸酋
開建有水細白蓮諸酋往往相結起公行劫畧常與
流賊陳龍洲破州縣殺百戶朱裳萬曆初約懷集民
高雁梁高庫黃遂梁元珠謝生等十餘人殺把總羅
定朝與賀縣叛賊蘓應曉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
花峒殺居民金氏數人久之秀珠失耕牛伴為報怨
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走開建封川略寧峒蔡村耕
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還是時村落畏秀珠甚
皆東西遁走獨西村寨鳴銃砲如雷擊賊死數人于

是開建知縣范調元蒼梧知縣李白吳移守邕管大
勲來經濟使懷集典史陳濟提南龍羅鼓營兵追逐
生得鄺安梁三羅黎保等遂請都御史吳善檄兩廣
總兵戚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泗
城郭康諸土兵分爲五道命叅將戴應麟等擊金鷲
松柏埆七諸寨斬秀珠常胡道等進破深埆佛篋龐
埆白蓮黃沙龍塘大灣磨刀企勘諸寨斬區世奇常
亞養歐福正等奪獲牛馬器械無算餘賊悉奔青水
尾鐵帽古婆火山飯甌埆諸寨復進破之斬鄧仕蘓
運進等于是銅鐘牛欄丁口納四百人俱踵懷集縣

庭中叩頭願為撫民從之帝乃爵賔諸有功而安輯諸寨時叛賊李用庄久閔匿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思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子黃忽都為思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為思明知州忽都數傳至承祖均授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而奪兄恩詔妻趙為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為次妻黃賔承祖姪也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時州印貯太平府庫萬曆八年始

以從征功給印予冠帶第恩隆寵黃甚慮他日拱極
嗣印當予拱極因謀之承祖預書拱廷當承襲于領
印券內而復以承祖曾侵其田土如黎龍白鵬雷蓬
那橫那煉諸村索清還不得與兵與承祖仇殺遂大
悔謂承祖實憾我他日豈肯為我子孫計久遠會病
瘞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之悉付
印券與拱極而恩隆遂死既而承祖謀釋憾拱極與
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拱廷為名與拱
極搏戰拱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鐘願
遣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他七何拱

廷得喉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婢金蓮的臺親奉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拱極醜弟拱廷死不法當奪襲與弟拱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為左驗執拱極及弟拱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拱極託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倪指揮衣裸之實無印于是鎖土吏鄭鎮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拱聖去釋弓絃勒殺拱極并殺拱宸拱闕及母趙以板盛拱極與母屍以篋縛拱宸拱闕屍燒灰播江中拱聖挾印擁大蓋揚揚為知州論功陞土兵鄧寧農二等為哨頭而

劉恩佑黃冕金遂繫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錙鎗繫兩手高懸之欲因而墮棄其胎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吳善下兵備統兵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會許生一子名黃世延許之外家并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敕釋許并世延使外家領去而逮拱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江州龍英太平金茗思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峒皆發憤為左驗乃坐拱聖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世延襲職其母許氏為官母同太平諸生黃恩承土目鄭鎮輔之俟世延長給印當時南太二府議請以州改隸他

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隸南寧府使及
事聞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太平百里當
屬近者于是斬拱聖思明市號承祖冠帶而以思明
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平樂上四屯首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
大羅山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元龍召諸獍大畧富
川并橋及鍾用盾寨已又畧霞江龍眼寨萬曆二年
遂與獍人常六哥等大寇鄧塘廖屋村因圍石面山
執歐舉人索金錢贖還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昭
賢鄉建昭平縣福莊伺隙約下四屯首長周淋湘常

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人直走賀縣桂嶺邏使李廷埏提兵邀擊賊少却走大洞江而是時白冒與五指崑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常討弗克以故酋長盤福成專為保姦而福莊依之且合昭平諸民屯小偷擊牛酒揚兵突犯府江會指揮何伯堂行縣聲言度田州出不意驟執福莊于廣運堡復與致軍門乃遣使持檄招示天龍有如捕常方相常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壘土龍村糾樊屯諸犇抗戰時都御史吳文華敕徵向武常安福祿土兵募遷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勦破

其洛容荆峒北賽諸巢而後環白冒五指斬獲甚夥
獨天龍轉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通
判朱應辰議請立土司于賀縣里松八峒而以把總
黎邦伯往臨之且立堡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以鎮
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置勿問而其時有黃邦緣者

黃邦緣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
屯自上代為邊疆患成化中曾擊破其巢至萬曆初
生齒日繁嘗與北海酋長黃章第推牛與諸獠約合
五六百人並馳木頭木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
鹵畧人民畜產縱火焚廬舍去乃復招集城隍諸山

反狼而竄之博白沙田之間太入寇興業諸縣兵巡
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
揮李汝賢等提營兵及戍梧土兵五屯旗軍先後環
至邦緣見官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巢于是屯
兵興業橫州烏蠻甜菜橫石磯索薈林道上生獲躡
良善富黃四等因分軍諸隘以計擒邦緣覃全等謀
破木頭城隍石磯塘表空峒銅鑼諸巢而諸賊盡于
羅旁諸徭者盤谷喬也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周
一千五百里多林木巖峒白晝冥晦徭生長其中跳
躍間亦自迷所歸往但以峒姓為別號峒徭偶遇征

伐輒走他旁寨閔匿且多無名如孔子成曰孔紹大
龐力王曰龐公定龐勝龍曰鄧勝龍弟毋閔匿亦莫
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為搖耳目峒長
鳳三舍陳地平盤大面倡亂殺人奪旁近田宅殷正
茂為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兵行
至隘口逡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搖浪多就撫者因
名降搖曰良搖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時入
其藤蠟蜜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匿居民受害者訴下
跡捕不可得反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四年凌雲翼
赴官度此屬非用間不可乃以便宜擇衛所官十人

奉檄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姓名書于册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衆將議皆曰徭峒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軍請言事進曰徭所畏惟狼兵徒以調至不給賞使自搶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徭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乃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粟子之險羅石之險欖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芳之險鳳凰之險鷓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朱珏軍

羅帝劉天慶軍瀧水陳璘宜信宜王瑞軍岑溪楊瑞
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允中軍伏峒
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叅政沈子木趙可棟周
浩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賞銀一兩皆
大喜赴鬪甚力自四年十月至明三月諸寨悉定凡
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
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鹵者萬有餘人
捷聞先是瀧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設
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為羅定州設
神電衛且于東江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縣

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富霖西寧
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
守備兵一千二百往來巡緝改嶺西巡道為兵道駐
羅定州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勳右都督告廟宣捷
至七年東山浪賊誘撫猺與西山岑溪及六十三山
七山諸峒賊及逃卒亡慮二餘人犯思慮燈心大傘
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既又犯封門所僉事
侯應壁引把總伍科擊破之斬首捕禽二十三級於
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巡撫使使者齎新印
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達還送舊印行至道州賊邀殺

典史奪其印去故事自南江至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晉康巡檢使巡徼江上皆以展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叅將陳璘請截罪立效乃與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首三百六十六級鹵獲器仗二百五十有二奪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江上奪舟遁去蓋裨將浸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為之倡也行至清遠所過鹵掠璘遣兵聚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至十一年東山建武安王

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充役且令各出金錢以
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
右營隊兵由南山至轉水東門飲醉畧商民米菜哨
官劉一鸞譙責之營兵執鸞杖幾死遂反東安知縣
陳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
及其黨百人餘逃入賊寨糾合撫搖及守備歐泮所
部叛兵並竄廣西叔陸川北徭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
級御史梅淳誣劾璘虛冒軍餉激變力辨得白乃復
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兵戚繼光方至亦在軍
蛋戶在雷廉間盜珠為生其首長不一有蘇觀陞周

才雄為二首其先皆安南夷嘗款石城塞願為臣僕
因得充蛋戶阻烏允多浪為險招致大賈侵禁池兵
衛故甚設蛋自度不敵乃降集四方亡命出劫前比
酋長羅漢鄉阻中路港諸偷襲殺之於是他首曾國
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曆改元犯北海明年犯上封
至四年犯合浦寇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既
而悔相內袒請歸命其七年佯為珠商所迫鼓棹而
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招
之降復降是年覲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
休村斬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犯安南永

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丸烏丸北枕高山南濱
大海可為窟穴乃採大木十圍以上者建屋居令部
曲相保為塹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而封之獨
啓南一門而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凡啓必張旗
幟鳴金鼓若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人銜枚擊
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已己乃推牛饗諸賊治舳艫三
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永安所近有
百戶張穉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澁哨皆援旂擐
甲出戰穉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劍橫行諸蛋
中諸蛋中當之輒創顧強寧赴水死勿受創以故

創所及祇斬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人而餘死于水
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為莫及也無何蛋中亦募善擊
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勿為意蛋僉卒圍治治及兵
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
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觀陞揚揚
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賢
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鍾及分巡徐時
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以二十七艘
為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為東哨指揮
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不支聞大兵

至夜半從攬樹港逃之井村官軍追之生獲蕪觀敬
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等二十一人
及再追生得蕪觀陞蕪觀祥等七十二人保姦王廷
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湛溺死者
無算而前後輯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狼狽有林允
厚者倡曰與我死刀鋸孰若自縛詣軍門唯將軍命
衆曰諾惟酋長陳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蕪三等獻
見將軍將軍赦之而周才雄者別為石城將所獲衆
皆定其復梁本豪復亂

此本豪者亦廣海蛋酋也先是海賊曾一本稱雄海

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本豪竄
于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本明馬本高石志和布尚
韜諸酋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水東西海日夜習
水戰所制艤艖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榜人諸蛋自操
權乘風盪波濤中殆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
水不能為災俗號水獺其人女子勇倍于男兒童健
過于壯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捕不可得第
捕急山中編氓為保姦者諸偷往往亡抵其家深閭
匿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出見牢柙此門中
無盜不稍問口前此海賊誘倭奴入寇頗得利本豪

既束結倭奴乃復徃西番交歡杯道乾約寇會城總
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趙可懷等計
議謂本豪曾殺千戶濮漢典史林煌鹵執通判駱秉
韶等罪大惡極且復與倭奴林首相依為奸此不可
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漁人楊玉在長沙
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既而漢人有從而附之者
海上俗故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為利頃以徵稅苛報
罷海上人無以為資皆闖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
應甲令先逐倭舟舟沉溺死者無算諸蛋方叔畧沙
頭鄧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

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叅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
學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
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並
出鏖戰沉賊船八十餘生獲本豪等一千二百餘人
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二千五
百餘衆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
廟論功賞如例

黎歧瓊州隕上蠻也相傳有女裸居感南風生蠻故
其地有黎母山而即以黎名其又名歧則諸蠻有析
居五指山者五指者歧也第名雖有二而總為一黎

其歲時輸粟縣官者為熟黎否為生黎皆環為巢寨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在瓊萬儋崖之中高峻出霧霧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山水分流下四州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于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慄悍兒能引弓習矢少長則射麋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躋土而糞以木葉出入弓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第見漢火器則遁走不及顧自尚主以下咸采葵葉為屋有如窩棚富者乘馬鳴鏢貧則否魍結蠻服飾以毛羽女

予皆跣足獨刺面為花文耳環揮一筒年持筭置酒
會鄰尚春時鞦韆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答各
曰作劇設有乘時為婚者父母勿禁顧以牛馬之多
寡為厚薄為第勤女紅得漢絲帛折色絲鞦和吉貝
而織之為花祈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束黎初
不識廣商闌出財物公靖為賈名曰香仔然黎之亂
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定以後黎
人王氏往為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軍朱斌捕得
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石五指黎
母而還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海南諸將

軍並稱兵討之為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也永樂中
太學生潘隆請往招黎帝賜隆視知縣秩使往諭之
亡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化五年儋
州七方黎符那南稱亂指揮使王璉發兵破之既而
落密峒符那推又亂副使塗棐又發兵破之至弘治
時勅符南蛇叅議劉信獨敗績幸伏羗將軍毛銳率
漢達狼土兵十萬出儋州賊大潰斬殺幾盡其後嘉
靖隆萬之間又復倔强鹵千戶執州判知縣殺丞史
莫敢誰何萬曆十四年長田峒出掠兵備使執而戮
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召衆來寇戰于長沙營于

是兵備使提兵出白禿嶺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
訓導林立提兵出萬陵共斬首百餘級黃村田尾諸
峒皆匍匐請降班師初黎習馳射發三十步內偶不
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如此因自稱阿弓神
弓至是民謠曰弛神弓來歸降